

阳台上的回忆

□ 庞国翔

四十年前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就被分配到綦河岸边的一个乡政府。据说这是个百年老乡场，有古风古韵的特点。

我住在下场口綦河渡口旁边的乡政府楼上。这楼很高很大，算是乡场上最好的和最高的建筑。我住在四楼的一间小屋里，隔壁是乡里的广播站。每天早上我吃完早饭，就会站在阳台上，边听着广播，边看楼下的风景。

站在阳台上看得最清楚的是下场口的渡口。渡口下边是一个很大的石梁滩，街上的妇女都在此洗衣淘菜。下场口渡口的对岸是李家码头。码头上边的竹林掩映着一姓陈的住户，陈家的一个女儿也在乡政府上班。

这个乡有11个村，河对岸就有3个村。

每天早上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河边石梁滩上穿红戴绿的浣衣女。她们的说笑声有时都能听到。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打渔船在河中撒网。旭日初升，波光粼粼，与渔者撒网构成剪影，非常漂亮。我曾与广播员一起用“哈巴”相机拍摄过几张这样的照片……

在阳台上看得最多的是百姓上船过河时的拥挤情景。

每逢二、五、八赶场天，在阳台上我就能看到排着长长的蛇阵等着乘船过河来赶场的群众。他们很早就出发，他们担着箩筐或背着竹篓或扛着货物，中间还有一些到场上上学的学生。两条渡船对开，一直要忙到上午10点，长长的蛇阵才开始减短。渡船除船舱里挤满人外，船头上也站着

人，船头舷边还有一只单桨，乘客有时帮着划桨……

我问过早我参加工作的广播员小刘：“群众赶场上街，要挤着乘船过河，没发生过事故吗？”她说：“前几年发生过事故。在码头上因挤着上船，争执时有发生。真是隔河千里呀！”

八年来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阳台上看着河边码头上的风景。这一年，乡里作出新规定：每逢赶场天乡干部都得轮流到码头维护秩序，开展安全执勤。

我两次到码头上执勤。其实，这些老百姓是很听我们这些执勤人员“招呼”的，他们都很纯朴。

当要轮到第三次上码头执勤时，我调离了这里。我离开的那天也是个赶场天。我早早地站在阳台上，

看着对岸的码头，看着排着长长的蛇阵等着过河的百姓，看着两只乐此不疲、来回划个不停的渡船。想到自己即将离开这里，一串串复杂的情愫油然而生，泪水倾眶而出……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前几天我因公差回到这个小乡场。原来的大楼还在，只是改作了他用。我上楼找到了原来的阳台。鸟瞰綦河，码头还在，只见两岸分别立起了两个巨大的钢筋水泥大桩，一些工友正在工地上忙碌。陪同的小刘说：“这是正在修建的綦河大桥，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。两岸百姓的百年大桥之梦，将变为现实……”

我的脑海中又闪现出关于这两个码头早前的无数的情景。这情景虽难忘但将永远成为历史，这里将会出现崭新的风景。

□ 黄海子

我不想惊扰那群蜻蜓的梦想
我知道它们和我一样
只是闯进了这綦水河畔
让人有梦的地方

老街上人家门外的花朵
是綦河惨案那些勇士留下的光
她们时刻都在开放
她们血色的鲜艳
她们警醒着
激励着
指引着
如綦河水浩浩荡荡

我喜欢站在广兴镇古老的码头眺望
码头是归来和远行的地方
码头对岸正在修筑的桥墩
桥墩是归来和远行的支点

我着看归来的站在船头眺望
我看见远行的站在船尾挥手
我看见有人站在正修筑的桥墩旁
挥舞着手帕

沿河村的枳壳王

□ 邓玉霞

我在众目睽睽之下钻进一篷穹庐般的“巨伞”里，捡拾掉落的小果。果子有的黄了，有的半黄半绿，有的还嫩绿嫩绿的，一个一个，吻着土地，小巧玲珑。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落果也是公物，“窃”为己有，心里忐忑。但很快，我就用对它们的惜爱宽慰了自己。瞅瞅同行的人儿，她们正跃跃欲试。

这可不是一般的落果，把它们洗净炮制，就是枳实——枳壳未成熟的幼果，一味老中医常常用来理气、消胀满、助治咳嗽的中药。况且，它们还是这株百年老树“枳壳王”掉落下来的，怎不让人爱不释手？

此时，“枳壳王”枝繁叶茂，意气风发。分成五六枝的树干紧紧依靠在一起，再朝上就数不清衍生了多少枝。树枝们骨子里似乎都铆足了劲儿，像苍劲书法的横竖撇捺，每一笔画都个性飞扬。它用树皮表面淡绿的细绒告诉我，它在这里——江津区广兴镇沿河村荒田湾，被温润的水土宠养了百余年。

半球形的树冠郁郁葱葱，像天工雕过一样，那么圆整。树冠下站三十人绰绰有余，淡淡的橘香在其间氤氲。浓密的绿叶间挂满墨绿的果子，据说这一株树的果子就有三百多斤。它们可比落果大得多，这些即将成熟的果子采摘下来炮制后，就是道地中药才枳壳，用来理气宽胸、行气消积。如若偶遇烦事忧心，随手摘下一枚，摩挲其皮至橘香四溢，立刻脑清心爽愁眉展。不信，你来试试。

这株“枳壳王”大概是沿河村若干百年老枳壳树里的“高富帅”，在江津枳壳种质资源普查中，被编号“江津枳壳GX001”，成为江津枳壳良种繁育的母本树。

人们在这里建了枳壳文化广场。“枳壳王”像一位威严的“将军”，站在广场前的小土坡上，检阅它的“千军万马”。

它的前面是綦河，暮色的河水倒映着山色。綦河两岸连绵的山坡上，是一株株一簇簇的枳壳树。左面是枳壳种质资源保护区，右面是规范化种植示范区。那里的枳壳树一排排一丛丛，每一株都像整装待发的“士兵”。于是，满山遍野，英姿飒爽。

巳入夏季，山风温热。胖鼓鼓的玉米棒上挂着紫色的玉米须，毛桐子树上垂吊着成串的龙眼一样的毛桐子，粉色的木槿花还在绽放。

此时，已过了枳壳的花期。我想象着，当一年一度春风拂来的时候，枳壳会以什么样的气势渲染这漫山的绿野，是一夜春雨万花齐放，还是它们悄悄地、悄悄地就布满了枝头。

想着枳花那洁白灵动的模样儿，想着“枳壳王”戴满枳花的模样儿，我便有了对春天的殷殷期待。

广兴采风实感

□ 袁凤冰

柏道环山笑属怡，风浮积果向南移。
焚溪水漾鱼佳味，大院墙书作远思。
揽尽云虹林翠胜，流连竹黛月归迟。
山巅旭日芳华展，赤绿苍蓝淡宜。

赞广兴枳壳产业

□ 刁平

枳树盈山发展忙，轻风过处百村香。
联盟互助增成效，产业兴农谱华章。

沿河枳壳香飘万里

沿河村，地处江津东南山区，地理位置独特，气候湿润，成一方沃土。这个自然村与綦江区接壤，面积8.6平方公里、不足万人，是个微型小村。綦河、清溪河玉带般的河水像仙女的裙摆柔柔地包裹着沿河村，河水交汇后经綦河注入长江……

经6年的栽培，2000多亩、2米多高、排列整齐的枳壳树十分养眼，清风吹拂，绿色的果实随风摇曳，空气中散发出沁人心肺的芳香。

沿枳壳基地山道慢行，那一排排、一行行的枳壳树在纵横交错的小道旁接受我们的检阅。

我们边走边看，来到了大岩沟院落，院里干净整洁，鲜花盛开；院子里，一长者坐在门前看我们拍照，听我

们不断提问。院子里的村民正在收拾箩筐、背篋、绳子、梯子等物，他们正准备明天在果园里采摘头批果。宣传栏上贴着醒目的广告：枳壳百年一树，传承百年一药，济世百姓一生。

果园路边，村头院落墙上挂着村规民约和规范化的生产制度，乡风文明让人如沐春风。

坡那边，妇女忙着采摘早熟葡萄；制作“抖音”“快手”的山妹子对着手机绘声绘色：“早熟葡萄又甜又香，保包邮到家。”摩托车、小车往来于山间，好一派新农村新气象！

翻上山坡，我们来到了平坦的山顶，这儿是村里的文化广场。

在“枳壳王”树相邻的、挂牌的枳壳大树下，一老农正忙着铺路。“大

哥，大热天还忙？”“明天采果，将路弄好，方便村里的汽车来往送货。”经询问，铺路的老农正是村里枳壳传承人刘成志。刘成志看到我们来村里采风很高兴，他扳着手指说：“我40年前买生产队50株百年老树，老树越长越茂盛，区里挂了‘种质资源保护牌’。前些年，我同时种新树200余株，今年保守估计新老树产果8000斤，收入2万余元；加上土地流转、水果蔬菜的收入，不比城市收入低。我同村民的生活一样‘芝麻开花节节高’啊！”

登高远眺，层层梯田浪花翻滚；村社的水泥路面像一条条白线联通到家；传统村落与二层三层的洋房比比皆是，这美景让人不胜感慨。
沿河枳壳，香飘万里。

香气袭人的綦河画廊

□ 吴红英

最美的不是春风
而是春风里
你忙碌的身影
和拂过心田
那爽朗的笑声

最甜的不是枳实
而是她的诞生
孕育了璀璨而温润的理想

最美的不是枳花
而是花蕊上翩跹的蜂蝶
和被羽化的美好向往

綦河边上的戏剧家

影响，为中国戏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，顺应了父母的心愿。

赵铭彝（1907—1999），戏剧活动家、戏剧评论家，话剧剧作家；出生于重庆市江津区广兴镇沿河村；1923年就读于江津中学；1926年到上海，先后攻读于大厦大学和上海大学；1927年，入南国艺术学院，开展戏剧运动；1932年，任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”书记，同时参与建立左翼电影、音乐组织；1935年被捕、次年获释，参与“重庆救国会”，任《新蜀报》编辑；抗战爆发后，参与导演话剧《保卫卢沟桥》，影响了大批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

1937年，他当选为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。各地救亡话剧团来到大后方后，他积极接待和宣传，使所在的《新蜀报》成为抗战时期宣传话剧的最有成

绩的媒体。

1942年，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《戏剧月报》在重庆创刊，他担任编委。同年，中国艺术剧社成立，他担任艺术委员。解放后，他曾担任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校长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。出版的著作有《苏联的戏剧》《左翼戏剧运动史料集》等。

抗战时期，正值赵铭彝风华正茂、充满活力的时候，在革命洪流中，他参加“剧联”“南国社”“左翼戏剧家联盟”，结识了田汉、吴作人、老舍、聂耳等一大批在中国文坛闪耀光芒的文化友人，与他们亦师亦友，一起推动中国现代话剧前行。

在綦河边上长大的赵铭彝始终眷恋着故土。1948年，带着对故乡的思念，他又回到了广兴。回乡后，他开办时化

走近枳壳

分于椭圆形的柠檬。疑惑又起，怎么看，都与柑橘无异。

明天就要采摘了。种植者的话语倒是一语中的，拨开迷雾。这大大小小的，还裹着一身翠绿色的果实，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，果瓢该是没有成熟吧？

枳壳是一种中药材。经过切片、晾晒、烘焙，去掉的是果瓢，留下的是果皮。难怪，不待成熟变黄，或是变红，不是直接售出食用。

忍不住，取一果，剖开，浅尝辄止，一股酸、涩，甚至杂糅着苦味，遍

布舌头，从舌尖到舌根，唾液铺陈，强忍着吞咽入腹。枳壳就该是中药材。

枳壳当然就该是中药材，同是芸香科的橙类植物，枳壳是酸橙，橘、桔、柚等是甜橙。想当初，枳壳还没有被运用到中药材时，一定是被嫌弃的。果实不累累，果瓢不可食用，果皮还特别厚。橙橘桔柚被更多人待见时，枳壳只是在按着自己的方式，由着自己的心意，不温不火，不疾不徐，长成自己的样子。

枳壳被发掘是漫长的。橘桔橙柚以

□ 罗安会

沿河枳壳，香飘万里。枳壳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产业。

枳壳，是常用中药，为芸香科植物，理气宽中、行滞消胀，有升压利尿等功效，是制药厂的翘楚药材。

沿河枳壳的发展，源于一棵“枳壳王”的功劳。此树栽种于清代宣统年间，编号为“江津枳壳GX001”，成为沿河枳壳良种繁育的母本树。

在沿河村荒田湾，一棵树王高6米，亭亭如盖，枝干虬劲，碧叶摇曳，郁郁葱葱……这就是远近闻名的“枳壳王”，被温润的水土宠养了一百多年。

那山梁，那沟壑，那满山遍野油绿色的枳壳，像油画般呈现出丰收的喜悦。

品北渡鱼

□ 施迎合

没有传说中的江湖恩怨
一条鱼
轻快游戏于清幽的綦河
翻卷的浪花上跳荡着好听的段子

品北渡鱼
必须让舌尖动起来
在麻辣鲜香的味道里想象
一道普通的乡村菜肴
何以
有如此巨大的魔力
广兴场
路边店那个首创的老板没有想到
一块“鱼香春”的招牌

竟招惹起万千春风
那风带着
鱼活蹦乱跳的香
搅动綦河
一路奔跑
重重叠叠的雪花儿
飘舞开来
北渡鱼
便从此有了让天下食客们眼馋的本钱

品北渡鱼
不用担心尖利的刺
那刺早已被乡情软化了
缠绵在心的
是无尽的老家味道

□ 王昌宁

綦河，源于贵州。明代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载：“江发源夜郎，作苍帛色，故名‘綦’。”因流经夜郎境，曾称“夜郎溪”。南齐时称“樊溪”，元代又称“南江”。流经贵州北部和重庆西南部、綦江区、江津区广兴镇，于江津仁沱顺江村注入长江。

几千年来，美丽的綦河静静地流淌，滋润着大地，养育着人们。綦河沿岸绿野芬芳，欣欣向荣，人才辈出。20世纪初，綦河左岸边上的一个村子里，诞生了个男婴，父母给他取名赵铭彝。彝，即古代青铜器具，象征着法度、常规。父母望他崇尚正义，长大成器。后来，赵铭彝长大成人，投身革命和戏剧，在中国戏剧领域产生了较大的

□ 游义平

在广兴，遇见枳壳。广兴，是一个奋进的小镇。枳壳，是一种常见的植物。

对于枳壳，从听见名字，到看见实物，都是一头雾水。这和见识有关，偏居乡隅，浅薄在认知。错把枳壳当纸壳，误将枳壳作柠檬，庆幸沉默没有闹笑话。

细看，思索，枳壳与柠檬的可视差异，外形即可辨认。圆形的枳壳直接区